

集部

樂全集卷四

宋 張方平 撰

古風詩

古興

條枚始蘖罰干戈茲濫觴以拯焚溺起謂副天人望君思彼伊吕胡為乎夏商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吕望在商順守信有道啟端乃無疆

讀公羊傳四首

齊桓合兵車名陵始服楚忿縁蕩舟起辭為包茅舉勤
王豈其誠繼絶聊可與萌此挾君姦夷吾合膏斧
晉之公室微六族相呑螫趙鞅率邑車志豈在君側封
兹禍亂根留為姦雄迹吳楚因誅錯丕昭寧復辟
季子治内難牙也王堤誅緩追逸慶父二子奚親疎探
情異無將歸獄兹何辜減量自孟德抽戈實公閭
親親自禰率恩禮有等節雖云王父命天性何斯絶奈
何彼衛輒父子相傾奪此而義可與人倫固隳滅

讀孫子二首

渾渾十三篇兵謀與師律匠巧雖自心規矩寧可黜腐儒知舞干奔車暇擇虱蝨理與骨髓所攻蓋異術

伐謀自廟堂長城在樽俎下敵無智名服叛非蕭斧主尊而民安茲宜國之輔勿使有功臣功大將騎虎

得請南臺偶書

紫陽洞中客水晶宮裏人一念墮塵世資本猶天真擢質出流俗抗志凌蒼旻邈從逍遥遊浩與恬漠親風簫

不受調溪鳥非所馴敢希古作者尚從諸逸民犬馬皆有養況我無天倫俛首遂干禄老先稱過秦流遁亡𦓐守趨鏘陪薦紳驕氣與矜色湛沒四十春市合先縮手戰酣早收身桑榆近頹暮丘壑懸荒榛福兮禍所伏名者實之賔雖嗟負前志大觀亦同均

贈姚白　汝南平輿人

平輿舊龍淵今復見鱗角隱景入虛無長吟振寥廓寧為嗜慾留當假風雷作我亦待扶揺徘徊伴黄雀

幽薊行

昔者帝堯光宅本都冀幽朔廼為寰內地舜肇十有二州此其一禹服周藩有年祀崆峒之英其人武氣含陰殺樂鉦鼓秦漢發吏守邊亭世與其民扞中土名伯功勤黑社傳貽王意氣金臺古我興北望涕交頤念汝幽薊之奇士兮今為勛華光耀照四海忍遂反衽偷生為吾民孰不願左袒汝其共取燕支歸

槎客歌

八月風高星漢秋海邊閒客騎槎遊雲濤泓泓浩無涯槎頭忽觸斗柄斜回看乃在織女家織女投梭顏如花客愚不知天上樂遽把一拳伴歸鵲問得嚴生應悔來重去何由尋得著

東山吟

我思古人兮有東晉太傅謝公者其庶幾英才乃是孔明輩風流更覺茂弘卑東山遊兮不歸妓攜手兮嬉嬉晚年拂劒兮一起為蒼生兮安國危笑言指揮兮八千

師氏泰百萬兮潰而夷朝之君臣兮猶鷰巢於幕上公對枰兮解頤吁嗟公之車兮逢白鷄而遽止青山空兮已而

偶興

財利乃怨府功名為禍胎東市悔晚矣西鍾悲悠哉庖刀割腴味匠斧斬良材在埶勿偃蹇居易無低徊一瓢顔子巷狐竿嚴光臺盛德與高風顥清無毀頽

新定道中寄桐廬閡太守三首

辟書來北門名命自宣室朝廷搜英材溪山及野質當世良有心一得思造滕曙霞隱扶桑已是長安日旦下烏石灘暮泊嚴陵瀨潺湲卧溪聲慘澹宿山靄所歷已陳迹不忘惟嘉話淚濕青雲篇撫襟愁慷慨詩有相關

送云青雲篇送行詩也

帆掛桐君山櫓入富春渚寒風蕩江波煙雨迷汀樹煮茶論藥經挑燈數碁路全勝謝惠連獨望新安去同行者蜀

僧吉善醫茂材龔君美好奕謝守赴新安過富春渚有詩

初赴新定過錢塘江

颺帆上漁浦隨潮宿雁灣烟火指富陽雲樹連蕭山曲岸蓼花疎清波鷗鳥閑江外信清曠吾心睢洛間

酬歐陽舍人寄題醉翁亭詩

我本高陽徒野性蓋疎拙豈堪天子傍命令裁機密一麾出承明猿鳥遂超逸山州寂無事氣象頗蕭瑟閑尋琅邪溪雲嵐可披拂中路聞潺湲幽亭對峭崪鏘咽觸環珮清泠泛琴瑟知君多醉此歸鞍屢突兀醉中遺形

骸題名亦信筆遺我溪風清蒼顔坐髣髴瞋色失松竹
徘徊望寒月攜酒頻來游行待山花發

出京東歸招趙叅

季子揣摩佩六印主父宦游食五鼎奈何君抱縱横才
四方漂泊無人省我客在陳君逆旅秋霖淫滯宵燈永
解裘命酒邀與談蕭蕭衢路驊騮騁是時泣血畧相弔
我走汝南君入郢今者索然來上都陰懐一剌謀謁請
深閎高蓋競豪權大浪長風獨萍梗龍待雲雷無一勺

虎思林麓困窮穽壯心日覺春氷消素髮年來曉霜冷
季子主父昔亦爾子紾今胡懷怲怲一為齊國無立錐
一為洛陽無二頃我有弊廬濉之陽子紾良田枕清潁
況是伊人高枕時明朝歸鞅同君整

酬范思遠

陰陽萬變始三畫天地大法都九疇斯文濫觴日增廣
淳源已潰分千流舉而錯之為事業典誥始勛終乎周
尼父將聖生無位一王遺法存春秋化成天下文之大

豈事章句矜雕鎪道經戰國遂榛莽賴漢諸儒勤耘耰然其文物比三代高曾下視雲來幽唐時師匠多磊落昌黎把鉞為之酋姬公端冕明堂位八門四面羣小侯嗟時迦老駕異說吾儒路阻行無郵可憐韓子獨强介抗顔不為緇黄羞惟余碌碌謬庸者蓬頭風轉萍波浮出言疎闊觸忌諱倦遊四國無人收夫君家公世才傑士林嚮景稱英游是故落然來北海登門如到神仙洲貽詩旅人定交分所期者大將安酬爽如高秋望齊景

壯如拔戟逐挾輈兩敦六瑚見古器黃鍾大吕閳鳴球
偉哉志趣規取逺古人之善今人仇直須擺脫忽迴視
逺趨董賈為朋儔此心可以厚風俗此文可以揚天休
誓將它日同利涉我為之楫君為舟

贈邢山人思齊 琴客

夜凉風月靜庭幽松檜陰羽人江外來為我開素琴上
清通灝氣太古傳遺音逍遥得天和虛寂還真心更調
三樂曲無惜一巵深胡然憂世患慨歎傷靈襟

梁甫吟與任向

秋風吹空一横掃秀桐芳蕙經宵老晨鷄驚起窮丈夫心骨凋殘感霜草獨起過君喜君在鸘裘同就旗亭解酒酣氣壯把袂歸吾曹心過中區大君不見豐城兩龍思延平氣凝愁紫牛間横神物際會當有時洛陽樓上逢張卿古人率自窮途起景略執畚南陽耕

朝元引貽趙抱一

星斗掛空碧鸞鶴翔紫清朝真弟子古壇上爐煙裊裊

金磬聲露脚斜白寒不動千山岑寂横煙清絳闕太真
冠簡静紫宫夫人璫珮鳴霞旌曉邁遺空谷石磴雲埋
瑶草緑殘蟾冷帖西南隅迴首塵寰煙一簇

有所思行

有所思在斗墟之東華我欲從之路阻賒寸心坐馳天
南涯彼美一人驂鸞且都明月環珮雲霞裾蹇于翔兮不
我留登高杳視令人愁褰裳欲涉江湖修江湖修不可
過不可過兮奈若何私自憐兮長嘯歌

送柳澥下第出京

少年心骨壯功名期力殉文邀馬卿評劒謁猿公問御良驥足逸胡為車三債浮沈道所向窮達天之分跡從逍遥遊心與洪濛論姑佩湛盧歸休復較銛鈍

送龔懋

千里寒雪程平生旅人心丈夫雖四方行役愁不任禰刺弊生毛趙囊空無金餞子一罇酒送子垂楊陰

寄贈姚白

疇昔未識君汝南熟聲耀相隨相隨亦作隨計會上都一揖心相照愛君真快士顧我畧同調劇孟重然諾曼倩喜諧笑往簡日共評高樓常對爵君鋭如利劒騰拔已出鞘我獨策征驂舌在慵復掉歸養詠南陔丘園憶高蹈

哭友人任向

暮哭寢門外南望愁雲昏何言英邁氣奄成幽寂魂寒月長夜臺秋風黄蒿原十載金石心凄凉誰與言

暮冬書事

物色無容華朔風利如剪晨興心悵然惜此歲華晚自古東流波滔滔去無返計事須及時咄哉行自勉

廣陵散

廣陵散妙哉嵇公其旨深誰知此是亡國音商聲慢大宮聲微强臣專命王室卑我聞仲達窺天禄人見飛鳥在晉屋子元廢芳昭殺髦常道鄉公終蕩覆義師三自廣陵起功皆不成竟夷戮廣陵散宣誅凌景誅儉文誅誕廣陵散晉室昌魏室亡

滄浪曲

五湖波浪涵秋空風煙蕭索愁溶溶棹扁舟兮長邁當年則有越相之范公烏喙不仁固可恨文種踟蹰亦已庸功大不賞威震主不去必誅今古同周霍中曾殆如線黥韓竟不保其終誰能持此滄浪曲寄入三湘棹唱中

過齊篇

有叟羇窮垂白頭潛神容理同天遊朝歌鼓刀既屠紂

渭濵垂鈎來釣周晚遭西伯與同載首封東海荒營丘
洋洋大風僅千祀當年固乃屠釣儔世變後有薛公文
館中多坐倜儻人魯連節重輕丘山馮驩氣高微風雲
丈夫志義絶流俗豈與屑屑雛鼠羣楚漢興亡事已微
後世傾奪奚足譏龍韜豹畧苦迂闊使公復生將安歸

瑶池宴曲

仙人仙在滄海湄雙髦出耳緑絲垂瑶池西赴白雲宴
丹山遠借青鸞騎香雲紅淡春光染天風吹旌霞颭颭

曉過扶桑水一泓下視中州塵九點蟠桃初熟甘露瓜

對持斗柄泛流霞妄向秋空擧金掌茂陵衰草令人嗟

秋過琴臺懷古

周道積衰禮義壞夫子詠歌沂泗濵宓君不齊宰單父

獨推深誠仁此民彈琴燕坐澹無事人不忍欺風化淳

流光逝水二千年我税征鞍來盤桓滿屋清風氣象古

繞臺宿楚霜華寒緬懷德音竟誰嗣揮酒灑空獨長歎

安得長官盡愷悌編氓父子聊相歡

淥水辭

山翁貌清聳膝横古桐彈泛弄淥水曲滿絃流潺潺初調意緒微漫流動斜暉劃然響嘈嘈秋風駕怒濤數聲細更大澗泉咽復快曲終急以停驟雨齊無聲西壁月華白萬壑松風清灝然太古氣使人塵慮平山翁彈罷抱琹去歸處一峰煙翠横

老將篇

聖明天子仁且英海寰内外歸神靈辭容相夸鳳凰詔

功臣不貌麒麟形繡旗塵卷霞紋闇古劒秋澁銅花青尚餘舊愛征西馬待從日仗登云亭

讀高士傳

天地閉不泰賢人隱山澤如何堯舜代箕潁有逸客消長存乎時出處惟所適箕子之明夷釣築亦潛迹乘桴海上遊採芝商中匿有道盍來儀經綸建皇極致君羲軒庭安民仁壽域豈必同蚯蚓蟠屈泥中食

古意

灝灝元氣淳芒芒太古迹文巧不勝煩發機自三畫盟詛復誥誓民心日澆弊蕩然返太初祖龍亦深意傾奪損生理世人多夭死誠哉象繫言乾坤有時毁

詠松

受命託厚地稟氣獨英妙有心出太虚無情合至道君子正容色烈士全節操自是萬木王何辱大夫號

謝人贈玉界尺

美玉琢溫潤界尺裁方直非惟立規矩亦以端簡册玉

性比君子尺用同正人兼有盤盂戒宜為几席珍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府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遶家家勤穡事市井商游少薦歲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擣去秋僅有年膏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春喜鵲巢低夏更蟬聲早吳民以此候旱潦饑穰焉秋船拏參差葑岸縈迴繚蓺插暮更急車響轉清曉紡筥猶掛壁何暇張魚鳥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野沃耙䆉倒穲

子遠餉歸閒暇顔色飽預喜省敲答租賦可時了歸來軒館靜曠蕩盈懷抱衙退人吏散庭廡闃窈窈露篠映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鴈間兹焉願終老顛蹶走榮利况余拙非巧鱸膾飯紫芒鵝腊酒清醥紫芒鵝脂稻名悵然懷友生虛齋為誰掃

臨池翫游魚

曲池秋水平虛碧杳澄淨有鰋從何來鰋鮎也潛據久已横鼓鬛作波浪晴景占蘋荇貪吞無遺鱗多折脩荷柄

西軒因納涼遠步悠哦詠時逢横水面氣意殊毫勁向非神守嚴雨霧尋兆迸不揆入江海且與蛟螭競暇日呼罟師搜摝窮泥濘潑剌出數尺怒跳何健輕狀醜足涎沫刀几嫌腥硬遣童放西澤不死儻知倖猶慮持私烹誡囑煩言令去去避鈎網再獲誰爾諍遂取羣小鮮投中使沿泳上游若浮空衆沈疑落穽隊行有孤出如嫡從諸媵忽散何所驚兩合成相迎銜尾既競速依蒲亦少定莊濠念逍遥嚴溪思隱行聊以貽後人持竿助

閒興

吳中暑雨

澤國氣温濕暑候尤鬱蒸矧更並江海霖霪乆相仍沉陰不暫解雲霧常昏凝蛾蝶敗禾麥鰍鱣占田塍菌本出床脚蘚痕粘杖藤蝸蚓離竅竇伸縮殊自矜蛙黽聒晝夜耳慣猶愁憎漫水接河漢寧復分淄澠暑弱為寒冒陽微遭陰凌震雷寂不發凄風時暴興孰此宰四序令頻無威稜將由列缺惰何處閒曲肱飛廉獨撇撲公

爾作陰朋共力起波浪勢且襄岡陵涉古考經說助陽義有憑古典救日法于社縈朱繩置麾伐五鼓消慝使勿勝庶幾災沴革幸獲年穀登幽齋牕戶闃懵晉思不澄有如坐盎缶巾冪施層層疚心忝撫字搔首徒鬅鬙安得昏霾闢坐見白日昇

東亭逐雀

芳園夏景初茂樹成帷幄幽亭鮮人到羣雀宅簷桷飛集得所安朋噪聲何樂幸無彈弋虞復免鷹鸇捉入水

時尚睮孳育日以數啄場徒耗粟穿屋皆有角屬我猒歆𦵏來居屏紛濁置榻開小窻當軒掛踈箔莫肯少畏避竟來鬬紛䰟爭粒時聚喧奪栖或相搏誰命為嘉賔輕率可無作古今注雀一名嘉賔主人不爾堪盡逐歸蓬藋

桃源二客行

劉郎阮郎丹籙客桃花源中有舊宅閒尋流水過碧溪忽聞雞犬見人跡瓊臺瑶榭知何所紫雲深處開珠户鶴駕龍軿絲仗來鸞歌鳳舞霞觴舉世緣未斷塵心狂

苦猒仙家日月長洞門一閉恍如夢歸路古木何荒凉

滄洲白鳥歌

水為都雲為廬芙蓉帳青葢車霜裾雪襟素襜襦秋空清秋雨晴弋者不來漁翁去孤翅羣泳蘆花汀往來東浦何容與莫愛稻粱過西渚漁翁布羅滿葭下潛教媒子來呼汝罥絲漠漠不可見羽翰一掛脫不去汝掛羅媒子喜更笑汝愚落他計

門有車馬客行

崇軒華蓋為誰子高閣朱扉為誰第孟公君卿善請謁少叔王孫有權勢憑凌豪氣務相傾晩日署門復誰恚君不見隆中草廬客陽里蓆門居歛翼蓬蒿下蕭條意自如觸羅向稻粱肯隨黄口雛將軍三降顧真主六用謨豈由趨逐交遊得壯心自與功名俱

平臺秋

層臺複道盤盤斜馬頭冷光揺玉花曲葆翩翩映紅日綵旗苒苒舒晴霞鏗鍾考鼓臺上宴花間樓榭層層見

香霧低濛爛不收觥籌隨酒東西轉山銜半日王未醉
桂花蟾露滴濃翠鬖鬖滿板敲金九千娥攢碧臺門閉
古銅青澁對秋曉王樂不極將如老孟嘗墳上牧童歌
千歲空臺長荒草土花愁碧古甬平陰夜鬼熒光擾擾

黃鶴篇

黃鶴飛來兮越滄海之無垠標格孤高誰與羣風前清
嘯欲命侶凝神翹立如含嚬鷹鸇獨矜觜爪利鷙雀止
為腥羶馴扃籠猶負語言巧墮羽直為衣襟珍杳杳水

雲上亦有網羅屯黄鶴飛去兮汝無戀此擾擾之塵寰
冲丹霄兮凌紫煙行咏秀芝咽醴泉静棲琪樹金羽麗
閒舞瑶池菊裳鮮鵷羣鳳侣乆相待休隨鷲雀陪鷹鸇

胡生畫牛歌

有儒落落何為者策驢曉到吾門下風標高古氣深淳
詢之乃是陶唐民并汾形勝太行麓西距潼關大河曲
春秋戰國漢晉史所書義勇雄俠士多出三晉與秦燕
古云氣俗禀之然我顧儒冠腰博帶軀幹不如胷腑大

曾遊兩河望王屋不到并州心不足喜君歴歴説其鄉
引我心飛過太行因愛其鄉愛其人已重其人重其文
文比玉溪既高爽詩比玉川仍清新胡君不但歌詩好
又工畫筆名精妙畫牛百年鼻不乾浙東獨有戴巡官
胡君不肯居戴後自署名為畫牛叟忽攜兩幅教余看
回首故園心戀戀我家一壥寄淮汭往曾親把枯犂尾
月下歌商叩牛角雨裏尋春坐牛背長來提𠜂事羇遊
虛名役我荒西疇見君畫得牛如活却憶煙蓑淮汭秋

胡君胡君君賢者畫得信奇宜少畫勿令畫價聞於人掩君詩價兼文價

勸酒行并引

朱崖丁晉公初寒微嘗寓學睢陽廣順僧舍其詩版舊記咸在暇日一二友人就院置酒客有訴盃意若不快者為作勸酒歌云

衆客醉歸盃席闌有客不醉坐長嘆不醉長嘆客何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旄秉軸天禧中

昔歲羇遊客此宇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達得意忘舊困手提國柄矜權雄矜權未足俄南竄青衫白髮窮衰翁向者枯榮試回省何異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鐘漏聲中朝復暮且脫鸘裘換酒來與子相從醉鄉去

思遠辭

露下蟬不鳴愴然覺秋暮獨立夕陽樓遥見南征路動乖心所期事與年同去彈鋏歌歸來愁思發宵寤高吟惠連詩重憶安仁賦佳人何當還荆陽歎流寓

歲除

世事隨波濤流光逐魁杓二年革新舊一夕連昏朝容華益凋歇況味殊蕭條信似唐生語躍馬期非遥

姑蘇蔣公北池詩并序

景祐四年秋七月上命天官蔣公堂自會稽來守姑蘇公之德望風聲在人有素故始受命而吏民迎服下車而四封坐清凡理越未期而遷吳理吳纔百日而被名公之守二郡雖不得久于事至於杠梁道涂亭館觀游

莫不畢葺是雖小者亦以見公之敏於政而精慮之無不至也府署之陰有廢池圯亭濬之新之曠然為清遠之景蕭然有林野之趣姑蘇版圖户逾十萬郡當衝會為津為岐而日擕嘉賓清談池上又以知公之理其多暇也士君子嘗預游者皆聲詩以美之不敏亦蒙授簡因得敘公吳越之政以備南國之風焉詩曰

浙江湯湯南國之紀句章之鄉居巢之里天子命公二邦更治越人之嗟吳人之喜公之為政簡而易從不嚴

而威敏以有功孽不及牙姦折其緒孰施斧斤不見鋩露老稚晏起壯服于畝樾有澣衣膺有多稌公之退公樂是北池飛閣渠渠虛廊遲遲魚跳于藻渚有鳧鷺釣亭檜島其水漣漪公之退公以豫以游邦人喜公尚無疾憂邦人祝公百禄是遒匪公其私王家之休我思建官公理衆政與民最親惟時守令其有不臧根心之螟小猶蟣蝨膚皮是營於鑠有宋一統萬方千里所付幾人曰良凡領王民守土之吏有理如吳帝道則粹我歌

北池爰頌公德以告後人勿汙勿塞

睢陽雙忠廟詩 并序

睢陽雙廟者有唐忠義之臣張巡許遠之祠也祿山之覆兩京賊將尹子奇東略地睢陽當其衝二公保之且二年孤城無援以沒宋人以公之義廟食之因以其同時立功者賈賁姚闇南霽雲配享俗亦謂五公廟予讀唐書忠義傳唯張許得載而敘功狀甚畧韓吏部書張巡傳後為詳按許遠為睢陽太守張公以雍丘之衆依

遠并力而遠推誠納巡而處其下壯士之節於遠殊為難巡雖功高非遠不立睢陽吾里也嘗暇日步廟廷覩唐來諸公文廟者數篇咸以巡為主愚為遠不快因作是詩以補唐風

烈士趨死易黜已下人難況乃持柄位而當功名間天寶唐中圮大盜起幽薊伐鼓傾中州意有摧枯易桓桓許公遠持節睢陽郡孤壘扼賊衝攻急勢危窘張公何壯哉擁丘以衆來誓將同忠義分持虜羹杯慷慨二丈

夫感諾明悲吁對舉兩手起力與扶中區空郊乘垝垣
賊鋒四周攢萬夫齊一心就死無悔顔夫豈威令使化
公心如丹兵盡糧餉絶重圍氣逾烈龍枯無一勺虎騰
墜窟穴帳下萬金士霽雲特雄傑乞師賀蘭府嚙指如
枯蘖七日哭秦庭何謝楚臣節隣藩救不來呱呱守埤
良天胡不我弔竟使孤城摧沈痛數忠良委骨鯨與豺
王師遂破賊天王歸京國持久全江淮實由二公力遺
烈在宋人食公河之津我聞唐天子命遠守宋民張公

何為者單車投遠舍開門授之柄引已出其下張公仁且英節義無與程但初無睢陽此功將安成顧豈沮大節而下張公名意欲覺後來知人為賢明

閒居述懷

踈慵余本性放曠涵天真自疑姑射來藐然太古淳思與老彭游坐閱冥靈春世家守儒業此志成越秦蹭蹬湛世偽遂與英俊羣闊步處清禁迎班趨紫宸高議頎時事客氣矜要津薪火不停焰風波浩亡垠釋筈前無

的將車後多塵履地弗敢踏仰屋徒含顰兼濟悼遲暮獨善慙隱淪瀝懇得嘉命閑曹容病身性以淨為體慵乃德之純融師善知識牛頭謂之懶融中散誠仁隣首慵廢冠弁胥慵捐佩紳手慵如槁枝足慵若奇輪耳目遺聲色鼻舌忘馨辛內樂極委順中扃收精神大觀齊諸物萬化同一均禍兮福所倚名與身孰親何須入林壑自是逍遥人

酬琅邪山僧智先相示禪册

種種諸法皆心生心自無生豈有法祖師來意我不知

昨夜秋風掃黄葉

遊九老祠堂閱古碑舊記字多訛闕詢諸故老

靈跡甚異因成長句以誌其事

黄裘紗帽霜眉白九老相攜意氣同碧水宫中初邂逅

黄金殿裏又從容苦催歸路憎驪毋留賞名園喜葛公

為問家鄉還遠近迢迢七十七程中

寓意詠月贈李先生

二八已微闕十四猶未圓戚蒲在三五素蛾逞嬋娟兩半陰陽合平分上下弦臼中有靈藥一粒九光全

樂全集卷四

樂全集卷五

宋　張方平　撰

宋頌并序

昔周自后稷有功生民至太王宅岐下實始翦商肇基王迹文王受命養晦武王丕承其烈戎功耆定始安鼎洛至姬公旦隆建禮樂酌告太平成康之間頌聲爰發其在于詩肆有清廟臣工之什咸所以噫嘻歎歌本先王之懿德以薦郊廟告諸神明是謂承天之休漢自高

祖夷靖殘酷克就王業孝文保厥成孝景奕其光勤儉安厚四葉富庶刑措不試格于大寧爰及武帝重熙襲盛數蒙瑞物而近侍詞臣乃始作為寳鼎芝房之歌用備祠祭以大樂其祖考書在簡冊流耀無窮亶乎顯哉有國之美爍繼序善承之孝也今聖上再臨軒錄士之春臣方平預鄉老賔興之書伏覩國朝清靜儀法昭郁深惟太祖皇帝神聖天機經綸屯昧開五季之荒棘翦專土之跋扈天麾時指趨順詔令既賔既治民獲更始

太宗皇帝緒闡遠猷樹建程令始大一統為長世之謨
先皇帝兢慎不怠薦膺駿命澤南加而威北暢受豐報
而享厚利爰定有北載櫜載戢文德舒密武事嚴魁天
旋坤寧雷厲風肅陰陽端序生息祥遂東封泰山西祀
汾脽殊休偉觀充塞蟠極振古能事悉舉畢至皇帝陛
下祗奉文母光擐褎表盛德大業承前灼後然而自開
國建太平且七十載而詩人未能法周漢故事薦美祖
禰播于樂章以備登歌臣誠固憒幸生清厚之世陶漬

醇醲之化越在草莽恨未得見邦家典禮敢採民間所聞其焯爍尤異者裁為宋頌十五章為上下二什其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其日之初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焉觀之祀祫之旨而祖宗之淳烈見矣雖道聽塗説不足以鋪張對天之休而腹鼓壤歌亦聊得發揚輿人之頌也

天假之什　　宋頌上

天假先帝旣封岱宗旋廟薦謚告祖宗也

天假元命皇武基之率時永猶烈文熙之爰撫大夏溥
底維之克懷惟德非天實私之繼圖爾成駿緞允綏之
天假一章十句
大定祀烈祖也太祖始受命平天下焉
芒芒九宇徼禹疇奠嗟在五季亂尨孰剪人紀大棘百
年殘獮帝心震傷降武于皇皇受命純將孰爲昏狂敢
專叛亢蕩舉震之悉致其良海寰內外際于覆載景云
休假九琛來會大定維武丕有烈光神用燕休民用靖

康天用顯相後序用永昌繁祉無疆豐年穰穰

大定一章二十五句

曰嗟祀太宗也太宗致理之勤克成大業又以戒焉

皇帝曰嗟予念在昔如帝軒勛華可謂至德君臣無邪相迪戒勅顯成有家皇帝曰嗟予念後世如魏晉已還多在凶德以速後艱土宇崩裂典禮隳殘幾世幾年生民痒殫皇帝曰嗟近如唐時草亂勤理維是文皇奄保終釐肆造大室曾孫之庇皇帝曰嗟天既相成予廟丈拔

荒棘中區一闢惟予克念庶勤有績緝永熙圖授我後人敢有怠思

曰嗟一章三十二句

報成以成功告上帝上岱宗封也

噫休哉天實陟我烈祖奄載九壄式夷式靖烈宗奕厥成累緝熙于丕命駿貽我無疆之謀萬世萬年維祇保之念茲純嘏非天實相峻極宗嶽維華之望爰邁柴告上帝其饗徧綏百神禮秩具宜不夸不勞不私于祈錫

我有年民無札瘥於皇顯思百禄來覆宜民宜家佑我長世

報成一章二十五句

有北北鄙始賓也

桓桓無競陰陰有北不訓于方與我為敵維聖宅中嚴德四驚荒服來庭有北仇仇不格不柔朔易薦騷皇洛于右其閱而旅六飛言襄金鉞琱斧旂旐茷茷鑾軛梐貝冑朱英犀甲粲組如風之撓如霆之怒既伐我鼓

師蒸澶浦皇武烈烈王旅截截有拳有傑如火之烈如山之亘如川之決薄言奮兮朔漠震兮如摧如僨兮執戓(馘)醜兮劉或徇兮我武既張一戎底康既定有北要夷來王有北既來惟皇之威王旅振凱旋告廟社揉此萬邦格于丕寧百世永賴

有北一章四十句

有諶上帝真宗德澤淳洽天錫祥應以寶書來告也

有諶上帝鑒允明哉夙夜維德迄厥成哉降命不渝克

祗克承哉匪物告之言喻來哉序我實歷展有開哉永保安無疆不震不回哉振古其有維德之懐哉

有諶上帝一章十句

祈汾陰祀后土也

萬邦清和歲迺薦有思皇烈祖既勤繹止撫有疆土迄若正命妥綏有家於嘻承武敦尚斁思亦既顯報以升以降以禋以祀報時介育介育不已生物靡靡降福穆其遠驛驛其豐埶埶

祈一章十八句

龍登于天國家啟祚在宋上幸亳回按蹕念創業之艱始命升陪京營祖廟焉

龍登于天大辰之域式遄受命戡亂作極於惟烈祖于家之造念初時艱不忌惟孝取虞往猷我邁其永休

龍登于天一章十句

天假之什八篇八章

日之初升之什　宋頌下

日之初升上始即政也

日之初升顯𩔗維漸於丕承哉祖考之猷烈烈顯祖皇皇昭孝維命不易永保克孝惟命實艱孝則克守日慎如始天將綏佑既錫令康介以眉壽如地之靜如天之健而肆能久亶成厥後

日之初升一章十八句

天監有事于南郊也

昊天葢髙降監顯在於亶熙哉肇佑我有宋三后介之

天命可畏翼翼保之對越在上維懷格思乃眷不違福

祉繁錫宜我子孫永以無斁

天監一章十三句

民懷母后佑臨御也

民懷維仁既安克厚亦文母在佑肆德多有穆穆昭考

肅事宗廟上帝是綏誕此文母克順承天為萬邦度采

翟有章聖子維后兆民懽仰如天之覆匪特仰兮願言

將兮荷百祥兮壽無疆兮祚寖昌兮民樂康兮

民懷一章二十句

皇造祀真宗也

於鑠皇造照時密幾肆動有靖届天之威盛德襲成格斯純熙天寵有嗣我顯膺之奕奕昭廟孝孫來享湛樽潔粢有充騂犧肆夏在堂鐘莞在墀總干萬兮烝獻祗祗蔓其儀兮載永載迎亦昭假兮既昭假爾孝孫惟后神人且宜保兹萬壽

皇造一章二十三句

有浚者泉大祫祖宗也

有浚者泉匪長自源皇建民極彌萬世則允時帝軒之力肆有美德小佚國是宅大龜是食帝命不越炎德原發丕顯后祖懿德之平聖猷庭庭帝命是膺彤盧旌斧以征以輔洵烈且武肇荒東宇克寬克擾不澄不撓百休是保天祿始造江介既擾湖潭嶺陬右敘川蜀并汾之酋師行優優不犯不劉取其大球旂裳冠旒格其僭戾悉公我詠三象霧霽無競惟休中葉奕章有猷有常

敷哲維人天錫無疆彌億萬年山嶽之固河流之長鳴呼令王賚念兹來享

有浚者泉一章四十五句

月旅孟陬農事既飭陽氣蒸達原畛充澤儁言徂郊載載耜修千畝也

耜告籍申命農畯率時主伯爰任疆游開其休棘乃播而賈亟耘以擇既發我公亦服爾私迄登稔成有穫丕丕爰稟于廟積億及秭以豐粢盛以供酒醴以禮賓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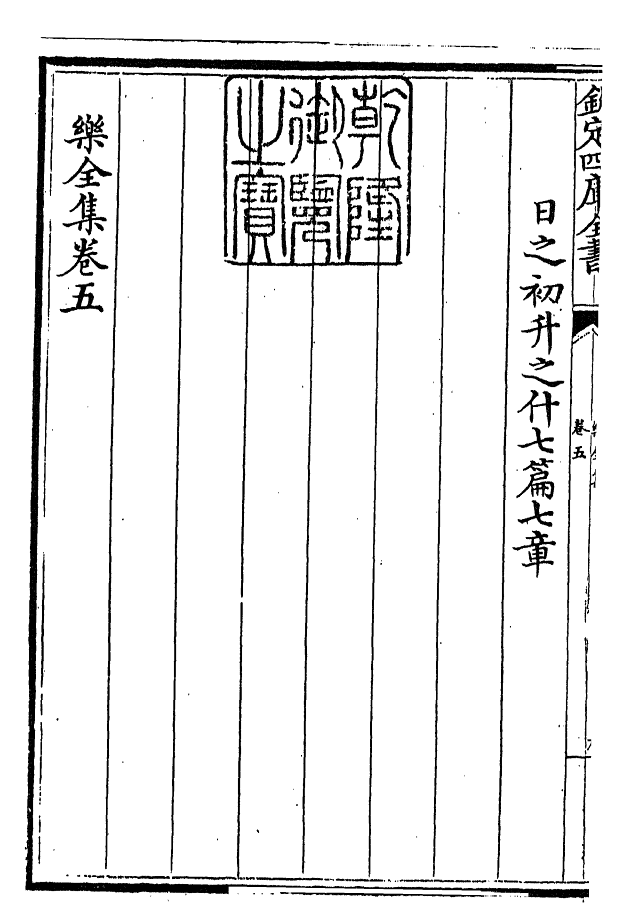
以格祖禰既登既徹亦勞其耋以措以澤稽夫胥悅

載耜一章二十六句

成重民政也

敷告旅臣祗考乃涖甿爾民人以成來比顧時元元子育維子克愛克勸克廉克類子顯陟汝汝庸汝異思荷多福往勤汝試迄成登年惟郊之既乃尅乃怙乃慢乃侮予有顯誅罰不赦汝

成一章十八句



日之初升之什七篇七章

樂全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全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棿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葛䞇錫

樂全集卷六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政體論

臣嘗讀漢書至鼂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發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反覆較錯凡所辨議悉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

不正遷之謬譏嘗試論之古不可變耶則是三代無革
澈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
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寛大
革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
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
危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
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焉用彼相可為具臣者也
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益使後人務苟

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為無功之辭其於教義不重虧歟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縈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為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

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變則通通則久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弊法久必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孰權盍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型動為律度苟無慫於大義寧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慎以振絶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履湯武之迹哉在

漢孝武引拔俊乂文藝隆起武功震耀雄材大畧為漢盛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苟便俗豈憚乎解絃而更張政苟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求滯故夫不知達權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敝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信王

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慎惟新厥德天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宅中而圖大慮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有備非信何以成之傅説曰惟口起羞言教令輕

發所以名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天下善惡所繫也故凡為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戒慎一動一靜罔不寅畏又況設為法制布於四方之大者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横流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正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乎法民慢其禁弊雖微於安靜之初害必大於急虞之際且匹庶而無信衆必棄之士而無信友必疎之卿大夫而

無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為國之本為政之經信為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尋即遷改或久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本末故為枘鑿前後自相矛楯是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者也臣伏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於

下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辯言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協于中四方風動疇敢復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慎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政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乎富貴泥乎

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乎忠義顧重乎名節處乎事之難者絶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惟此理故開懷接納勤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顔忤意曲爲矜容愚淺者固在恕中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各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揔羣智以爲智因衆心而爲心通其情僞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賤者

也況於士民乎況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政事有闕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產採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為國者之藥石為政者之準量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萊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說見其羞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誡之以

制節謹度周身嗇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緩急則展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間誘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諜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為一家之長者將孰悦焉是必悦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利之者謂有損其家也今為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黜以為怨讒邪而利之者黜以為悦是固不若庶

人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不能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名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獎拔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於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

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恭寅戒慎咨嗟相戒莫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敝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秕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蒭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

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
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諍
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
淺深諍而合義自為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
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
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
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
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若乃闢忌諱之門斷謇諤之

路公為敵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為寛大配洪覆於上穹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逺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禄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

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彛制寰内卿士甸外侯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之權其好賜匪頒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名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纔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

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兵拏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干賞蹈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乘間釁互行窺圖得之為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罷之以軒冕是猶鬻販買賣之道刼質誘畧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寳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須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與皂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僭三公八座之稱彞章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呴濡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為外府視藩嶽為别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劃深固之弊迹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昧削平亂畧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轥轢

所以為我而驅除苛衆政之有因循固宜鑑彼而創艾
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有存焉疑朝廷俟議者
之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為立國之道惟義
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
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
於叅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
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
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財

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宰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夫胥吏臺輿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綬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揔攝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徭不足以

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上之虛益下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乂寧四鄙不聳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之兼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為費也廣故為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先盡於無事

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為之際臨危而畫發機已晚矣且兵驕將惰無甚於今未嘗竭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識亭障出營壘而賞盈私囊作法於治敝猶不救治而無法何救艱難方今可謂乘治作法之期是宜悉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畧故明主之為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

去就也慎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為寵罷之固不足為怨而乃不加意慎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為佐實利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議道理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為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久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為虞易常為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康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為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强士無偽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脩整淳重此之謂平世其有不及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於腠理浸淫乎血脉而又怠於針熨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技雅

無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實愚惷不達理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頗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厲銜策箝勒鞿靮則且和鑾失節僨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具議貴之辟蓋謂請讞

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剌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眚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完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厲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罷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

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俾賞苟在功不以踈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謹論

樂全集卷六

樂全集卷七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為法令動為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為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

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是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主誠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闈有失之閽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姦必在中故

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閽寺柄在閽寺其肘腋必在閨闥蓋情款密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于莽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為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為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為穽檻之地庶邦列都為斧鑕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鴆慝謂箧櫝已固扃鐍不足嚴謂垣墉

既修關楗可以弛倒鐏授盜脫轄自絶及奸徼竊弄包藏結釁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為堅氷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蓄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為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

之迹以為鑒焉

后妃

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禹簡狄啟商周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以助釐陰教贊成內治閫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始攝朝事以弟魏冄當國任政故范雎以為秦獨有穰侯天下不知有

王也及漢呂氏因惠帝之早世乘間挺起干據帝座陰陽錯位根幹倒植末塗淪潰幾遷運歷孝成即祚委政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絶外家昌大執權四世而東朝壽考為之宗主至於新莽遂盜神器逮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禮間外朝莫不衡柄歸於父兄詔令專於閹寺於是有利幼之立忌賢之難邪謀陰策以圖自固匪人乘間又牽牛而蹊田正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有漸近如唐時

大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絶僅續如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繼歷幼沖纘服而猶朝政總聽乎冢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商周公勤勞乎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之理漢自諸吕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機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哉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為戒誓其事可法夫六

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宮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感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

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沈溺留連漸至𧇊嬖女謁干乎王度姦徼竊乎事權帑藏以淫費而耗竭賞刑以私昵而謬濫名禍當日垂鑒後人良可哀也是故考歷代治亂之迹覽彤史得失之論擇善違失可舉而言若夫戒慎失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祿而使就第教之學而使循禮傅之以儒雅篤行之士而絶其便僻險偽之交示之以恭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謂寵

之以愚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無嗟類於漢武韋不遺育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種採納衣冠之緒屏卑賤之妖色斥猥微之淫行叙進婉順之德崇近清閒之性雨露均施照臨無頗以資昊天悠久之無疆以取文王百斯之善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節用安人之善則莫若省其品號罷虛授之廩禄放其游冗節徒費之羞服裁用度以寛民力息曠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賢王之修身正家愛民

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

宦者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乎掌王宮中門之禁稽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揔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為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宜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為士人儒者之選

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踈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為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隂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獘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飜離害徧生靈毒濔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趙愴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為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内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

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纘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為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為林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為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為元振所掣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

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内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向導全忠本為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

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柄也何歟曰夫為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既安當其一統為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寖猷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獘積於甚微慝生於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

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僻危窘蹙滅勢不得長嬖倖姦孽旋亦夷殄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埶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

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宰司

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

協忠將救敷求俊哲列於庶位惟事事乃其有備戒慎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不牽乎天時國法既脩不推乎歴數當其治法有猷庶邦嘉靖王道正直民用平康則收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持顛而弗扶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非於數貽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贊堯舜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辛癸則斥人之罪葢天降

灾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怨前世遠矣略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寶幽陵之叛興元奉天之逼廣明邛蜀之幸乾符豳岐之遷是皆釁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有治亂有安危存亡有爵有賞有顯榮寵利者有兵有刑有毀家覆族者且主德成於弼直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睿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照姦而顯忠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協恭而底乂是故帝王之道莫大乎平心而御物輔相之

德莫先乎圖大而致主有平心之度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不專偏聽之惑有圖大之慮故能以天下為心而不急樹私之計蓋人君偏聽則啟讒慝之門人臣樹私則開朋比之路俾夫姦諛進身之賊稱於人主之側游説規利之士諜於大臣之門君有蔽忌之心臣行傾奪之計如是則國安得而治政安得而和是天下之大禍也故君以臣為體臣以君為心道充乎神宇則美暢乎四肢患結乎膚革則憂及乎諸慮是以臣各獻其忠則君

受其效國先泰於上則家蒙其福由是言之故知偏聽者名亂之本樹私者理末之術使君行此道臣知此說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藩鎮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

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强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弊謀建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於兹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

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桓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榛莽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

其為秦謀者蓋見三代之繼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為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黄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誡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存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亾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啟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

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之敦温之勢徵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大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策徒見其輻轂運動之勞誼錯强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於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瑮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歷幾三百年内難四興外寇三作大

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泚為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昵執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邛蜀之役構雲代之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為蒲人所殲邠師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墻之内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

始懿皇紹稱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乗何釁而犯
順嶺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瘣木蠹由中生譬之
累棊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
得諸道遠可以賓絕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
州者閫梱動靜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
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畧駕馭威懷
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寧之道裁
節畫一之制我真宗之以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睦

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剸制無牽忍之變采拔罔畀遠之隔廣諜以明聽受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茍曰不虞豈朝廷之所恃者乎謹論

樂全集卷七

樂全集卷八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選舉論

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禄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禄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禄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

難其慎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禄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槩其治葢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史見拔州郡復辟公府更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延名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禄歲察四行茂材廉吏

方補用焉至於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羅亂衣冠僑轉陳羣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部據升降而授任其後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繇於唐而我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為業益浮入仕益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牒再試於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外

效有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畧猶梗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於時文法闊畧吏員簡疎嘗聞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教風寖盛丕冒出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國初進士甲科授司冠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等甲京朝官倅大郡或即授直館者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為常規然凡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

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
鄉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
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華於道所以紳行乏稽古之識
端甫鮮經時之論涖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仗義之節
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
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楊綰所以議革
㢢於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弊故董仲舒譬之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造士論材始乎庠序

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羣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敝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斂才之方故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夷鼎司台席之崇玉署金閨之彦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

師百辟衆官其清涂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輩出而淆濫為多其故由乎取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況採一日之伎昧素定之價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世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啟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教怠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

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於篇

凡資任子弟隷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為古之道然三王世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辯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諂以德行之媺
干羽絃誦凡學必時脩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
德比年考校至於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
中二千石九卿得任子弟為郎或没於刺守名績流著
亦蒙恩典録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禄勲更直宿衛
㳟察亷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銓居髙第方出
補長丞下自魏晉迄於唐朝臣寮有功利及民勞效在
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

制凡職參侍從班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貟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亦荷門子之祿誠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縣員多足以霑洒王澤周冒纖微之品奬勸羣吏無爲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竊有不足者夫賞延於世雖盛世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所誡今仕任之涂益廣顧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子弟

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祗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篤涖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學聚而教之非惟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悉籍於太學其在都者今日入肄業遵古齒

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教條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大學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髙華

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裨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

復舉孝廉

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奬本而礪末故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

復孝弟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兹制爲篤歷世而下風教寖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誼之經術以黯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遺廉若夷范不入辦材之論臣愚以爲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委於外臺其有持身端

事親孝生養以禮没喪有聞友于兄弟睦于族親爲姻黨所宗慕爲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於縣縣大夫詢於衆而實升之於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歳取三人焉獻於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叙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於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行教以厚不以薄盩

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駕説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駕説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開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勵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於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勸勸矣州舉一人焉一州之人聳礪矣天下之為人父兄者莫不勗其子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

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

選格

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重乎改作道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沮者羣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陵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

年之法於時胡廣郭虔駁於前張衡黄瓊非於後上獨信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敢妄舉朝廷稱為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必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駁於前者是疑其胸臆之説善於後者是見其耳目之效也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之獘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之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

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已反之於命不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之廷疇咨仄陋三王之盛感發夢卜至於兩漢士束脩於衡蓽而辟書在門魏晉之際操行內著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為無益寵名爵祿為儻來成苟然之俗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啟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授郡

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一波不審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為宜畧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即除以旌高業餘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決別科目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進士為及第宏詞拔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辨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板而涖行公政有為臣主之義故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限

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其備若國行盛禮覃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敘伏請初入選者稍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即為注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學業務乎苟就進取規乎速至且民之情偽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之自非賈生終軍之妙齡甘奇辟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礪家自教勗

終始脩整務為鎡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業之逮民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良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員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乎

川嶺舉人便宜

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

歲啟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千人然登第者百才收一我太祖

朝其風猶在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荆蜀下江廣收閩越定太原武事偃羆文物寖昌興國已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曳博帶於文身誦聖言於鴂舌甌閩之俗編户待乎賓興邛髳之鄉比閭思乎隨計踰劒者崎嶇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滞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者濫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頗有可售之伎雖蒙續食

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亨衢之望託於遐陋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頒示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文學才望有聞者為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寮一人傳詣監試比歲之杪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省牓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敘舉其廷試下第

者既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廢棄之歎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校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曰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慎擇誠復遣臺閣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

逘御矣如唐時分選於洛邑放第於東都其制近之矣況此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當手當由公共且方為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鮮則名怨且衆聚焉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為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各纔百人夫豈衆之謂哉且二方之士趨赴試集往復幾年

驅涉萬里入四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數罷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關坐而就舉藝學相委名稱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名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謹論

樂全集卷八